

粵港澳大灣區文藝的共同訴求

蔣述卓

《澳門兒女》講的是澳門人士到內地創業，但面臨的最大問題還是如何消除不平等的競爭和惡性競爭問題。

作為面向未來的大灣區文藝，理應在此方面弘揚傳統，做出更多的反映與表達，為大灣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創造更好的法治輿論氛圍，也為大灣區建立面向世界最好的營商環境而做出文藝的貢獻。

其次，大灣區文藝要在社會文明形態轉型中求得共識，更好地反映與表現人的文化心理結構、現代素質的轉化與變化。

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在工業文明、現代都市文明轉型中，要注重大灣區人的現代素質的反映。近代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開放與兼容並蓄，求新求變、向外拓展、創新創造，既是嶺南人也是大灣區人的實踐模式和生活方式，是精神和實踐相結合的一種價值取向。它們已經內化為大灣區人的文化心理，並外化為各種創造實踐。在大灣區文藝進行時中，有了對新城市文藝、新工人文學、科幻文藝等等的探討，但更重要的是要在這些文藝中反映出人的心理結構的變化，要在科技與人文的關係處理中展示大灣區的人文關懷。我們不僅要在反映無人機、電動汽車、華為手機、大數據模型的工業與科技的文藝創造中揭示現代社會的

進步，更要注意人在社會進步中如何提升素質，適應現代生活。在香港、澳門與廣東珠三角地區環境、地位都發生新的變化的時候，要從開放與融合的心態出發去積極擁抱新環境，而不是抱殘守缺，故步自封，停留在過去的生活環境裏抱怨、躺平，甚至嫉妒、怨恨，只有投入火熱的社會生活，讓生活融化自己，才可能步入中國式現代化進程而不掉隊。在文藝作品裏，作家們實際上正在做努力。廣東作家魏微的《煙霞裏》、王十月的《不捨晝夜》、王威廉的《你的目光》等都已經接觸到這一主題。香港作家葛亮的《燕食記》、唐睿的《腳註》等從嶺南文化以及文化融合角度對人性做了深度的探索，對現代社會人的現代化發展是有啟示的。

再次，要在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創造大灣區文藝的生態文藝圖景。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大灣區文藝中的生態文藝比如江門、惠州生態詩歌及其生態散文等，展示出了新的藝術追求和藝術創造。海灣文化、島嶼及其半島文化、灘塗鹽沼濕地文化、紅樹林文化的書寫具有一種新的隱喻色彩和象徵意義。小說《潮汐圖》《平安批》《拖神》，戲劇《南海一號》、舞劇《詠春》《英歌》等雖然是對海洋歷史和嶺南文化遺產的書寫，但對海洋的敬重、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依然透露出生態和諧、人的精神和諧的信息。

粵港澳大灣區文藝是一種既承接嶺南文化傳統又具有新質的文藝，是承接嶺南近代對現代化追求精神與魂魄，又具有新時代對中國式現代化訴求的文藝，是富有生產性的、富有召喚性的文藝新形態。

作者簡介：蔣述卓，暨南大學原黨委書記，教授，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顧問，廣東省作家協會原主席，汕頭大學特聘教授，《華文文學》主編，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舞劇《英歌》劇照。

七日談

(廣東篇)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標杆式的發展地區應該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区域之一，它要創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一個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大灣區要建設的人文灣區，就要有與大灣區整體目標相匹配的文化標杆，即打造一個文化創造力興盛活躍、文化產業體系完善、文化交流的國際化水平極高、文化消費動力充足的優質文化生活圈。

要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文藝的交融與發展，就要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訴求中尋找最大公約數，以共同的價值追求達成共同的目標，形成濃厚的人文氛圍，為創造人文灣區而共同努力。

首先，要在對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核心價值觀的追求中求得共識，反映與表現大灣區公正有序的創業環境。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大特徵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走法治道路，圍繞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共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存在着「一國兩制」的體制現實，但承接嶺南近代以來對自由、平等、博愛、天下大同的思想傳統，要創造公平公正的發展環境，建立一個知法守法有序的政治社會。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在破除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營造公平正義的營商環境方面做出了重大進步，文藝作品如《雅馬哈魚檔》《商界》《情滿珠江》等對此做出了積極反映。北京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一些重要的文藝作品如《秋菊打官司》《我不是潘金蓮》等圍繞着上訪與如何建立法治國家、保障人民的權益做出了真實反映。近年來，影響頗大的電視劇《狂飆》講的雖然是一個掃黑打惡與反腐敗問題，但說到底也還是如何通過掃黑打惡與反腐敗來營造公平公正的環境問題。最近播放的電視劇《幸福到萬家》裏寫的還是女主人公幸福嫁到萬家之後，如何為村民、家庭及個人爭取公平的權益主題。香港電影《無間道》，揭示的是警匪之間的鬥智鬥勇，是中國版的「教父」片，而從建立法治社會、掃除黑幫對社會的危害來看，影片無疑是提倡正氣、祛除邪惡，為建立一個風清氣朗的社會而呼籲的。電影《廉政風雲》也是圍繞着如何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環境而反貪掃黑的。澳門的電視劇

春色滿園

早春三月，香港公園春暖花開，滿園春色。這個公園佔地八公頃，位於香港島中西區金鐘至半山一帶，是香港旅遊景點之一。公園呈現了現代設計及設施與天然環境結合一起的特色，另一項引人之處是以流水為主題，利用人造山石堆砌而成的瀑布、溪流、水池及懸崖，將園內的不同景致串連起來。

香港中通社

人生在線
姚文冬

元錢。母親受了驚嚇似地看了一眼父親。我就低頭唱了一段。由於低着頭，沒能看到父親的表情，但他真給了我十元錢。

人生總有相似的事重複發生，如同「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兒子上初中時，我發覺他特別愛唱歌，我的第一反應是——千萬別耽誤功課啊！不知當年父親是否也有過這種心理活動，但我很快就做了和父親同樣的事，要求他給我唱一首聽。兒子不像我扭捏，聲情並茂地演唱了林俊傑的《曹操》，在我的驚訝中，又唱了周杰倫的《青花瓷》。我驚訝的是，如果有伴奏的話，兒子的演唱效果會更好。他唱得很投入，肯定沒看到我眼裏有淚花閃爍——我的孩子，陽光、健康，嚮往美好，有所愛，這比我看到他成績單上的高分還要開心。

當年的父親也被我感動了嗎？不得

遲來的欣賞

而知，但多年後，當我明白了十元錢在一九八四年的價值，我似乎找到了答案——不管我的演唱是否令他滿意，他迫切要表達的，是對他兒子的欣賞。其實，他並不喜歡戲曲，就像我也不愛聽流行歌曲。但這些事讓我明白，父子之間有一種美好的情愫，叫欣賞。

現在重提舊事，是歷史又有了驚人的相似——在我與父親之間。父親老了，反應遲緩，人也愈發沉默。但我隨口問了一個木匠方面的問題，他竟滔滔不絕地說了半天。我一驚，父親做了一輩子木匠，我卻一直「視而不見」——雖然，眼見他去給人家蓋房子、在廂房整夜造傢具、騎着摩托車去縣城給木器廠修鋸，為了這個家不辭辛勞，而實質上，我對他、對他這門手藝，究竟了解多少？更別提欣賞了。

於是，我藉口要寫小說，需要了解建房的細節和木工常識，向他鄭重請教。以為他會敷衍我，卻沒想到，他竟沒有一點過渡，從沉默直接轉化為行雲流水，他告訴我：落葉松適合做檯條、紅松適合做門窗、房架是一座房子的靈魂，「跑樑」就是房架起來後，木匠在樑上走一遍，如果樑標紋絲不動，說明房架嚴絲合縫，這既是檢驗房架的質量，也是向人展示自己，那是一個木匠最值得驕傲的時刻。當我說，我想在小

說裏寫一個木匠跑樑時掉了下去時，父親立即反駁，不可能。我說，我是虛構。父親依舊執拗，那也不會掉下去，別說平房，鎮上的電影院那麼高，他走在樑上就像走平地。看來，父親衰老的只是身體，他的精神一直昂揚自信。那一刻，我感動得想哭。

其實，這樣的對談，應該發生在六十年前。那年，十五歲的父親開始學木匠，如果爺爺活着，他能以欣賞的姿態，像父親聽我唱戲、我聽兒子唱歌那樣，聽父親講述木工技術的點點滴滴嗎？然而，是因為爺爺的早逝，父親為了養家才去學木匠，他學到了手藝，卻失去了被爺爺欣賞的機會。於是，我有了一種錯覺——現在我對父親的當面請教，彷彿是替爺爺補上的一次遲來的欣賞。

讓我意外的是，當晚我發現，我分享在朋友圈的一篇小說，被父親點了讚。我心一酸——父親平時只會接聽語音、視頻電話，手機方寸之地，但他從不光顧朋友圈，也不知朋友圈為何物，我教過他幾次也沒學會，卻偏偏在這天，他竟找到了我的朋友圈，給我點了讚？這顯然是，因為白天的對話，也讓他想起來，他的兒子這麼多年一直在寫作，但他從沒過問過——這個讚，是否也是他對我的又一次遲來的欣賞？

魯本斯的「曼圖亞貴人」

「……我效命貢加扎家族多年，年輕時我曾在他們的領土享受過一段愉悅的時光，但命運不再眷顧他們。」

唯有身臨其境來到曼圖亞市的公爵宮，才會突然意識到身為巴洛克時期的佛蘭德斯藝術符號、在英國和西班牙宮廷如入無人之境的魯本斯爵士，初出茅廬的「供養人」竟是曼圖亞公爵文琴佐一世·貢加扎（Vincenzo I Gonzaga）。對，就是威爾第名劇《弄臣》中的那個曼圖亞公爵（頭銜對上了，卻不是劇中角色）。巧合的是，這位公爵也確實熱愛音樂：偉大的文藝復興作曲家克勞迪奧·蒙特威爾第（Claudio Monteverdi）就受聘於他做宮廷樂師長達二十二年直至前者一六二二年去世，而他和魯本斯甚至做過一段時間「同事」。

一六〇〇年至一六〇八年期間，魯本斯在文琴佐一世·貢加扎麾下出任宮廷畫家。這位熱愛藝術品收藏的公爵除了讓他臨摹文藝復興大師名作並給其家人繪製肖像、資助他到佛羅倫斯和羅馬遊學，更提供給前

者寶貴的接觸各大皇室宮廷的絕佳舞台。一六〇〇年，他陪同公爵前往佛羅倫斯參加後者的小姨子、未來法國皇后瑪麗·德·美第奇（Marie de' Medici）與亨利四世國王的代理婚禮。此次相識也讓魯本斯二十餘年後受邀為美第奇皇后創作二十一幅記錄其生平重要時刻的系列組畫埋下伏筆。一六〇三年，他身為外交使節帶着貢加扎公爵的禮物前往西班牙面見國王腓力三世（Philip III），為日後成為其子腓力四世（Philip IV）的重要外交使節奠定基礎。毫不誇張地說，當年尚處而立之年的魯本斯之所以能擁有羨煞旁人的「諸侯社交平台」，都是文琴佐一世·貢加扎親手幫他搭建的。稱他為魯本斯的貴人，確是當之無愧。

距離魯本斯離開曼圖亞公爵宮已四個世紀有餘，宮內這位佛蘭德斯巨匠的痕跡幾乎蕩然無存，僅有的一幅便記錄着這段畫家與僱主的佳話。在公爵宮的「弓箭手大廳」中，懸掛着魯本斯二十八歲時完成一幅巨大的《貢加扎家族的聖三朝拜》。畫作原是曼圖亞耶穌會教堂內的貢加扎家族禮拜堂繪

製的祭壇主畫，描繪了文琴佐一世公爵攜全家朝拜耶穌基督、聖父和聖靈的場面。此時的魯本斯已在意大利旅居數載，因此無論是構圖、色彩還是整體畫風均呈現出鮮明的威尼斯畫派風格，而非尼德蘭傳統。畫作上半部分以各種正面透視姿態擡起天國諸聖的天使們顯然參照了丁托列托和委羅內塞的人物造型；基督的「開臉兒」頗具提香神韻；公爵夫婦二人身前跪拜的印花桌布更是採用了提香所常用的「威尼斯紅」。從最頂端的俯瞰天使，順着基督和聖父的肩線向公爵夫婦的背脊延展，讓整幅畫以頂天立地的穩定金字塔形構圖示人，凸顯了魯本斯對意大利盛期文藝復興審美的認知。兩側裝飾華麗、雕刻有盤旋狀花紋的廊柱像極了著名「拉斐爾掛毯」中《醫治病人》的石柱，而這套梵蒂岡至寶的加大版於一五二八年被時任紅衣主教艾爾科雷，貢加扎（Ercole Gonzaga）為公爵宮量身訂製，至今仍懸掛於宮內牆上，魯本斯顯然親眼目睹過。由此可見，其畫風日趨「意大利化」的演變在曼圖亞公爵宮追根溯源。

遺憾的是，這幅巨製在十九世紀被拿破侖的法國軍隊掠走並慘遭「肢解」。除了主畫被腰斬一分為二，左右兩側文琴佐一世公爵的子女、生母奧地利的艾蓮諾拉，以及化為侍衛的魯本斯自畫像均以肖像的形式被逐一裁切，其意圖僅是拆分後能按照肖像畫獨立售賣。雖然命途多舛的祭壇主畫在輾轉後最終重返故土，但畫中的曼圖亞公爵卻落得了個「妻離子散」的結局。或許正如魯本斯所言，「命運不再眷顧他們」。

時至今日，談及意大利對藝術貢獻最大的家族，我們所熟悉的僅有美第奇。這其中既有文藝復興佛羅倫斯城和烏菲齊美術館的加持，也有其家族與波提切利和「盛期三傑」的交集。然而，在遍地公國的「諸侯割據」時代，熱愛收藏且供養藝術家的又豈止美第奇家族？蒙特菲爾特羅（Montefeltro）家族治下的烏爾比諾、貢加扎家族統治的曼圖亞都是藝術大師們的搖籃。身為幫助魯本斯開啟璀璨職業生涯的貴人，文琴佐一世·貢加扎公爵不應被世人遺忘。

藝象尼德蘭
王加